1810

益阳市文史资料

段乐兰 主编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湖南省益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益阳市文史资料

（第十五辑）

一九九三年十月

益阳市文史资料（第十五辑）

段乐三　主编

*

湖南省益阳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湖南省益阳市三益街协园1号　邮政编码：413001）
湖南省益阳市人民印刷厂印装
1993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印张：5.5
字数：140000　　图影：4

印准字（93）008　GONGBENFEI　5.00元

目　录

□烽火岁月□

我和毛泽东曾是乞丐　肖　瑜（1）
颜健回益迎解琐记　吴范彰（23）
益阳文心印刷厂与排印《新民主主义论》　钟毓奇（27）

□往事漫忆□

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合影　王东克（33）
桑梓情深　刘宗科（35）
回忆王首道的一次会见　胡有望（39）
鞠躬尽瘁铸丹心　王东克（42）
我市第一个赴京参观团　陈月山（55）
我所知道的青年军　益星辉（56）
大跃进中的五风错误　刘宗科（67）

□教育史话□

东坪信义中学求学生活片断　樊梦融（70）
校运回忆点滴　陈载坤（73）
益阳市第二中学简史　蔡济湘　徐德文（76）
龙洲书院简史　老《益阳县志》（90）
龙洲高小简史　《益阳县志》稿（92）
龙洲师范简史一　《益阳县志》稿（93）
龙洲师范简史二　王子义（94）
益阳专区干部学校简介　张合盛（96）
益阳市第三中学简史　邓星祥（98）
益阳市五中五十年　潘桂芳（109）
向云龙传略　罗玉松（113）
益阳市第六中学简史　曾雨峰（116）

ZA3857

益阳市第八中学简况　陈振国（123）
益阳市三里桥小学的变迁　莫柏青（127）
益阳市高教自学考试述萃　卜元钦（131）
□老号名货□
解放前益阳西帮中药业情况　邹湘泉（140）
益阳曾永顺笔墨店的情况　鄢纪纲（147）
解放前南货业创名牌纪实　鄢纪纲（150）
解放前益阳的制面业　周志生（152）
□发展纪实□
益阳市渔牧业发展概况　杨立辉（155）
回顾益阳市工商联的同业公会　鄢纪纲（161）
益阳第一座电排站的建成　刘宗科（163）
□银城星座□
为大厦添砖加瓦的人　李双建（164）
王时君的脚印　李明德（167）
谢清涛办厂记　张燕辉　张腊春（173）
市郊出了个“曾百万”　陈建华（178）
□宗教民俗□
益阳市基督教会简述　方济民（180）
益阳地方民间旧习俗　殷光谦（182）
□地名传说□
刘爱舟和有关地名的传说　刘宗科（188）
接城堤的来由　刘宗科（189）
五里堆　刘宗科（190）
□政协资料□
风华录（电视片解说词）　段乐三（191）
政协湖南省益阳市第八届委员会委员名单　（197）
政协湖南省益阳市第八届委员会常务委员名单　（201）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我和毛泽东曾是乞丐

肖　瑜

肖瑜，著名诗人肖三的胞兄，毛泽东青年时代在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同窗好友，曾与毛泽东一同创办新民学会，后因政见歧异分道扬镳，肖瑜移居国外。本文记叙了他们1917年暑假以过乞丐生活来度过漫长的暑天的一段奇异经历。他们从长沙结伴出发，决定不带分文去克服旅途中预料不到的种种困难。全文分12个部分叙述，这里节选的是他们在益阳地区活动的4个部分。

去安化途中

离开沩山寺后，我们朝安化城走去；安化是湖南省重要的粮食产地之一。我们估摸着走到安化县城尚需两天，但我们并不着急，因为沿途风景优美，我们又有许多话题来消磨时间。

我们从一户农家讨到了一份非常令人满意的晚餐。饭后我们沿着一条不知名的小河慢慢地继续向前走了几公里，河床很宽，但只有一线水涓涓流过，白色沙滩上覆盖圆圆的鹅卵石。路旁几株树伸展着枝杈低低地垂在河岸上，好象在讨水喝。

不久，月亮照得异常明亮，犹如白昼，星辰好象都消失了，只有些最大最亮的还能发出点点光亮。在寂寞的午夜，我们俩人的影子异常清晰，就好象有四个人走在路上。

我们不清楚要再走多远才能找到旅店，村里的人都歇息了，我们连一个可以问路的人也碰不到。美妙的月亮和清晰的影子形

成一种新奇动人的景色。于是我们在柔软的沙岸上坐下来，想好好欣赏一番。

“我真不知道我们要走多远才能到旅店。”毛泽东叹道，“今晚我们可没主意该住哪里了。哪也见不到人影，周围一片空寂。”

“是的，四周茫茫然。”我同意地说，“但我们也空无所有了，我们现在一文不存，所以即使我们找到旅店，如果店主知道我们无法付钱，肯定不会收留我们的。”

“这倒是。”毛泽东回答说，“我全忘了我们已经没钱了。你说咱们今晚就在这儿过夜怎样？这沙岸不是很舒适的床吗！”

“是啊。”我表示同意，“就让蓝天作为我们的帐幔吧。”

“那棵老树是我们的衣柜。”毛泽东一边说，一边拿起我们的包裹，“现在且让我把包裹和雨伞挂到衣柜里。”

我们又找来两块又大又平的石头作为枕头，但因为它们太高太大，我们只得把一半埋在沙里，当我们躺倒时，齐声称赞非常舒服。

躺下不久我又起来说，在睡觉之前我得到河边洗洗脚。

“我睡觉总是洗脚的。”我解释道，“这是我多年的习惯，如果我不洗，就睡不好觉。”

“你今晚就试试不洗脚，看你能否睡得着？”

“可我为什么不洗脚呢？我还想洗个澡呢。”

我从包裹里拿出毛巾，走到河边去洗脚。待我返回来，毛泽东已酣然入梦了。我感到很干净，很清爽。但可惜的是冷水使我完全振奋起来，一时没有睡意了。忽然，我发现一个人沿着河岸小路快步走来。显然是个赶夜路的人。那人走过去后，我想，如果我们两人都睡在路旁，那挂在路旁树上的包裹，说不准我们第二天醒来时，就会发现它不见了。我觉得还是睡在离大路远些的沙滩上为好，这样我们也不会太显眼，包裹也不会丢。我去叫醒毛泽东。

毛泽东睡得太沉了，怎么摇他，叫他也无济于事。我甚至拍了他几巴掌，他才终于睁开眼。我立刻告诉他我的想法，催他赶紧起来挪动一下位置。他迷迷糊糊地说："不要担心什么事。就是这里……"话未说完，他的眼又合上了。我知道再把他叫醒是更困难的，而且他还会拒绝转移。

考虑了一下，决定自己转移。我拿着包裹和雨伞，到了四十米外的一个地方。这儿被一些小树遮住，离大路也很远。我收拾了一下，很快睡了。

夜里毛泽东醒来，发现我不见了，树上的包裹和雨伞也没了。他站起来，扯开嗓门叫我的名字，但没有回音。这次，我是呼呼大睡，听不见任何声响了。毛泽东无法判断我到底在哪里，因为河床旁沙岸很长，分成很多块的沙岸上有好多小杉树，树影遮住了我。他喊了好几声，不见我的回答。于是他得出结论，我拿了包裹和雨伞睡到别的地方去了，一切都平安无事，于是又躺下睡去。

尽管我没听见毛泽东的叫声，但睡得也不太安静。我曾醒来望着那一轮明月，想宇宙是这样的博大，而人类是多么的渺小！曾有多少人惊奇地注视过同样明亮的月亮，凝视过我们头顶上那无穷无尽，充满神秘并令人生畏的夜空……

我做了一个恶梦，梦到一只老虎雄踞在河边的高坡上，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弓腰作势，随时准备扑将下来，以钢牙利齿向手无寸铁的我攻击！我全身颤抖，猛地惊醒过来！月亮已移动了位置，但仍静静地望着我，我深深地抽了一口气——原来是恶梦一场。

稍微清醒后，我转脸向山坡望去，心几乎从嘴里跳出来。一只又黑又大的野兽正盘踞在那里，注视着我！此时我是完全清醒的并没做梦！这可是真的老虎！它已嗅到了我的所在，蹲在那里，准备随时扑来！防卫感或某种第六感官已经在先前的梦中向

我提出警告。但我怎么逃呀？我一动也不敢动，只是静静地躺在那里，用眼角注视着老虎的行动。

我就那样紧张不安地躺了有十几分钟。老虎并没有什么行动。于是我开始生出一线希望：老虎是否并没真正发现我。它可能认为我只是一根倒下来的树干，它不过是碰巧在那里休息会儿罢了。然而，一旦我有点动静，它肯定会看见我，闪电般飞扑过来的。我仍静静躺着如同死去一般，一口大气也不敢喘。

过了一会，我忽然想到毛泽东还在熟睡，对眼前的危险全无所知。如果他醒来走动或叫喊，老虎一定会扑向他的。我开始感到他随时可能醒来，于是我拼命地想，怎样才能救他。

我深感去叫醒他是我的责任，我必须立即去冒这必要的危险。我应爬到他的跟前，我当时推想：如果我慢慢地爬，老虎可能不会觉察到我的行动。我开始移动了，一寸一寸地向前爬，更象是向前蹭，犹如一只蜗牛。就这样，头一米的距离我花了一分多钟，我以极大的耐心爬了一个多钟头，终于爬到一片能够掩蔽我的树丛下。老虎并没有动静，我感到自己的耐心还是值得的。我已经安全了！

但是，我还得越过一段相当长的空旷地，或是做一个大的迂回，这还得花上一个小时，我才能彻底逃出老虎的视野之外。于是我迅速站了起来，全速跨向毛泽东那里。他正酣睡。此时我仍不敢出声。我不能叫他，我害怕一叫醒他，他会大声嚷嚷的，那老虎势必蹿到我们的跟前。

我悄悄在毛泽东身旁躺下，精神高度紧张。不一会，农夫开始出现在田里，并且有好几个人已从我们身旁很近的路旁走过。毛泽东也醒来。天已破晓，有人在附近走动，危险可以说是过去了。来不及告诉毛泽东昨天夜里虎口余生的经过，我便跑到那边树下取我们的雨伞和包裹。

把东西取下来之后，我准备以最快速度跑回去，可还是先转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头朝昨夜老虎踞坐之处看了一眼，发现那只大黑老虎仍然在那里。它一动不动，原来是块天然的黑石头。虚惊一场！

正当我们站起身，拿起包裹准备上路时，离毛泽东不远的草地里突然钻出一条蛇。我吃了一惊，因为夜里这条毒蛇肯定就在不远处，毛泽东几分钟之前还在那里睡觉！假如当时它发现毛泽东，会咬他一口吗？假如它爬过来，那么我也会处在危险之中，那只老虎是我神经过敏想出来的，而这条蛇却实实在在地在眼前，在这种偏僻的地方遭蛇咬是十分危险的！我把我的想法告诉毛泽东，我们决定以后不再在野外露宿了。

一个小时后，我们来到一座石桥。桥的石板上刻着“向右至安化城。”我们走过石桥，然后向右拐，离开了那条河，向一个山岗走去。路边有座过路凉亭，我们坐在凳子上休息，有条小路一直通到山顶，山顶上有座小庙。我告诉毛泽东叫他等我一会儿。我很快上到山顶，发现那座庙非常小，大概只有四、五米宽，高也不过七米左右，庙中间供着一尊佛像，庙墙是白色的，没有刻字，山顶景色迷人，站在山顶上可以极目眺望。我下山从包中取出笔墨，又回到庙里，在庙墙上写下“远大”两个字。

我到毛泽东休息的地方时，看见毛泽东正与一个过路人交谈。毛泽东问我庙的名字，我说“我不知道。不过我刚刚在墙上写了‘远大’二字。你记得，在学校里杨怀中先生教我们人格修养的第一要素是‘远大’。意思就是人的行为思想应该远大些，人生目标应该高一些，一个人总是应该超脱一些。”

毛泽东立即说道：“对极了，很对！”

离开那个小亭子后不久就遇到一个小茶铺，我们停下来乞讨早点。茶铺的主人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女人，她看来非常善良和通情达理，立即给了我们一人一碗米饭。我不知她知不知道那小庙的来历，所以就问她小庙的名字。

“刘邦庙。”她回答道。

“这里附近有叫刘邦的人吗？”毛泽东问。

“这个我不知道。”这年轻女人说，“我是安化人，嫁到这里才二年，我不知道这里的事。”

毛泽东想了一会，说：“刘邦是汉朝的开国皇帝。他不是这里的人，他生前是否巡视过这一带也成疑问，因此我实在想不出这座庙为什么要取他的名字。”

“你知道为什么把庙修在山顶吗？”毛泽东追问道。

“那我更不知道了。”她很有耐心地答道。

这时有个人走了过来，看样子是她丈夫。于是我们向他请教关于小庙的问题。他说：“小庙为什么叫刘邦庙，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有人说刘邦是个皇帝，有人说这个刘邦是同刘邦皇帝同名的另外一个人。我也不知道究竟哪个说法对。这座小庙倒是有个有趣的故事：很多年前，有个人病得快死了，人人都觉得他没有希望再恢复了。但是有一天他做了个梦，梦见有个叫刘邦的人给他开了个药方，告诉他吃了药就会好的，病人醒了之后，叫儿子照方煎药。吃药之后，病果然好了。他为了纪念梦中的刘邦，便修了这座庙。”

“这刘邦是皇帝吗？”我问。

“我不知道。”那男人说，“有人说是，有人说不是，我也不清楚。”

“这庙修了多久了？”毛泽东问。

“这我也不知道。我今年已二十六岁了，记得我小时侯就有这座庙。这里有人说这是座古庙。”

我们谢了这夫妇二人，背了包裹和雨伞，又向大路走去。

县城中的困厄

离开刘邦庙之后，我们把旅行安排得从容些了。我们的兴趣更在于我们的讨论，而不是行进的速度了，这样我们花了好几天

才到达安化县城。一进城里，我们真正地感到已远离家乡了。人们口音、习惯都与我们不同，真有点置身异乡的感觉。

到达县城时，大约是早晨十点钟，由于没有吃早饭，我们很饿。走到一家茶馆门前，我们犹豫了一会；望了望四周，还是硬着头皮走了进去。我们虽然身无分文，却拣了靠近窗子的一张方桌坐了下来，将包裹和雨伞放在旁边，接着便叫了茶和早点。

吃过一些早点之后，我们商量如何去付款。总得乞讨些钱，或赚些钱，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建议毛泽东留在那里记日记，我则到街上看看有什么法子。

我走出来不久便发现，安化县城的店员不打发叫化了。“我们这儿没有什么给叫化子的！”“别站在这里挡别人！”好几次，他们根本不允许我进门。常常会有人拦住我说，“这没有东西打发你！你走吧！”语气很粗鲁，神情也很冷漠。虽也有几个人勉强给我一两文钱，但那钱是无济于事的。花了一个半钟头的时间，走遍了两条街，结果我只讨到二十一文钱。我放弃了乞讨，返回茶馆。

我告诉毛泽东，在这个城市乞讨实在是太难，我走遍两条街讨来的钱还不够我们饭钱的一半。我们怎么去付钱？我们又怎么能走出茶馆？毛泽东建议他到另一条街上试试，我则留下“写日记”，但我知道那是没有用的。最后我想出一个办法，我建议拿我讨来的钱买些纸，然后写些对联，送给店主。这是一种知识分子的乞讨方式，不直接乞讨，而是献上一副对联，通常自己亲自书写。受之者则赠送少许金钱作为报酬。

“用这种方式我们或许能多弄点钱。”我说，“你在这里把笔墨弄好，我去买纸。”

毛泽东对这个提议热烈拥护，立即开始磨墨。我到街上买纸时，顺便把沿街的若干重要的店铺名字抄下来。买来的纸每张大约一公尺半长，宽三十公分。于是我们便把它们一分为二。

以我最佳的书法，谨慎地在每一副对联的顶端写上一间大店铺的名字，这是最要紧的一点。因为某一副对联只能送给某一家，在这种情形下，他们是不好拒绝的。我更希望，他们看到这种只写给他们的对联之后，会感到一种光荣。我只赠给大的店铺，估计他们很有钱。

在头一家店铺里，一个青年伙计接到了写给他们的对联，他把它交给三个年龄较大的人。他们展开读了一读，露出欣赏的微笑。我很怀疑他们是否真正欣赏我的书法，但至少他们已经承认他们自己是写不出来的。他们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对联，一再重复："写得很好！真不错！"他们又低声耳语着，我想他们在商量到底给我多少钱。于是其中一位便拿了对联走到后面去见店主。立刻便有一个人面带笑容走了出来，并伸手递给我四个铜圆。四个铜圆也就是四十文钱。

他问我从何而来，为什么弄到这种地步，又一些类似的问题，我正要回答他时，另外一个穿得很体面的人从后面的房间走出来。他大约有四十岁，很肥胖，显然是这家店铺的主人，因为他走出来之后，其他五人立刻散去，只剩下他和我两个人。他很有礼貌地问了我几个问题，接着又把先前出来的那个年轻人叫了过来，问他给了我多少钱。年轻人答道，"四个铜圆。""再给他四个！"那个胖店主说道。我向他道谢后离开店铺。我得到八枚铜圆，这是我起先苦苦地乞讨两条街的四倍！我想到那些接待我的人之冷漠和残酷的表情，以及欢迎我写对联的表情，心里有些安慰，感到学问到底是被人尊重的。于是，我带着更大的信心迈进第二家店铺。

然而，花不常开，月不常圆，人也并不是永远愉快的。希望愈大，失望也就愈大。在第二家店铺里，店主极不耐烦地轰我走："字对我有什么用？把你的对联拿去送给别人吧！"

"但这幅对联对他人没有用。"我争辩说，"这是专为你家

店铺写的，你瞧，上面有你家店铺的字号，即使你不愿意付钱，也请收下。”

店主这才看了看我的书法，也看到了他店铺的名字，勉强地将对联收下，塞给我两个铜板，我谢过他后走了。

从第二家店铺出来以后，我想毛泽东还在茶馆里等我，如果他等我把全部对联送完后才回去，那得等好久。我还是先回去一趟，付了款之后，商量了下一步行动。尽管我们不即刻需要更多的钱，但那些写好的对联如果不加以利用，也是很可惜的。因此，我们把对联分成两部分，两人分别去送，送完后仍在茶馆会面。

第二次送字。头一家店铺一看到对联上有他们的店名字号，便立刻表示接受。第二家茶庄，主人是位读过书人，也会写字。他对我的字称赞一番后，便邀请我进他的书房，并把我介绍给他的孩子的家庭教师。他们二人又一再端详我的对联，后来店主拿出些纸张让我当场写副对子，我很快便写了出来，并让他们写些什么。可他们只是微笑不曾写，店主指着墙上挂着的一副对联说：那便是教师的手笔。书法倒也不错，但他认为我的更好。

他们邀我一起品茶。我们三人还进行了一番有趣的谈话。“学问和书法都是很难的事情。”店主说，“但它们是无价之宝，在近代社会中，学者不被尊敬，的确是件憾事。我读过十几年的书，但仍找不到好工作，最后决定开茶庄。假定我当时继续读书，恐怕早就饿死了！”

“如果你不开这家茶庄，我肯定不会有事做。”那位教师补充道，“在饿死鬼的名单上，又会多一位读书人。”

“假如你不开这家茶庄，”我补充道，“我恐怕不会有幸遇到你们这两位读书人，恐怕都饿死在安化城了。”

店主听了之后，哈哈大笑：“可惜这铺子太小，否则我会请你们二位同任教师的！”

“如果一个人读了书，他就要冒饿死的危险，但假定不读书，他就得不到文化陶冶，你说他该怎么办？”教师问道。

“依我看，我们和主人做了最好的选择，”我回答，“先读书然后去做生意。”

“既然我已经换了职业，我不能再被唤作读书人了。”店主说，“但是我有三个儿子。两个儿子我要让他们去做生意，而让另一个儿子专心读书。这样，家里可以保持读书的风气，也不大可能有人饿死。”

行乞益阳城

离开安化之后，我们沿着大路继续走下去。不久，我们看到一座石碑。石碑上刻着“向右到益阳县城”。

一路上，我向毛泽东谈论了我和那位茶叶店老板的谈话。我的话引起了我和毛泽东之间一场关于家庭制度的讨论。我认为那个店老板是个典型的中国式父亲，但毛泽东却另有见解。

毛泽东道：“你知道养儿防老的古训！这已是中国无数代的制度了。做儿子的主要责任就是等父母上年纪之后照顾他们，那时父母完全依靠儿子了。”

我说道：“很奇怪我一直没有过这种自私的家庭观念。很自然，假如我有个儿子，我定然十分喜欢他，然而我决不会将他当作我的私人财产来对待。他是社会的一个成员，我的责任是把他抚养大，让他接受良好的教育，至于以后他对我的态度，就决定于他个人的情操了。我永远不曾想过当我老了以后需要他的照顾！我父亲曾是上一辈的人，但是他和我有类似的想法，他反对父亲对孩子的自私打算。”

“我以为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太重，所以人们缺乏民族感情。”毛泽东道。

“儿子并不完全属于家庭的。”我补充道，“但也并不完全

属于国家。夸大的国家观念和夸大的家庭观念是一样有害的。”

“你对子女的观念，我觉得有些奇怪。”毛泽东说道。

我解释说：“事实上，当一个人出生之后，作为一个家庭的成员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也是国家和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他也是全世界的一个公民。他对他的家庭，他的国家以及整个世界都负有责任。一句话，他对社会负有责任。”

毛泽东认为国家在现阶段应该摆在个人事情之上。

我进一步解释道：“我想的是，如果一个人需要选择有利于自己而有损于家庭的行为时，他不愿去做。如果需要选择有利于他的家而有损于国家的行为时，他亦不该去做。最重要的是，如果他面对有利于他的国家而有害于整个社会的行为时，他应该彻底将它抛在一边。检验行为的最后标准是社会的最终之善。”

“但是一个好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毛泽东说，“因此人民有义务保卫国家。人民是国家的子民，在未来理想国家中，儿童们将由国家来抚养，教育他们。”

“那么，这就必须有两种制度了。”我说，“一种是抚养儿童，一种是照顾老人。假如你取消老人传统习惯上的依靠，就必须以另一种方法对他们加以赡养。”

“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毛泽东坚定地说，“是有一个强有力的好政府！一旦建立了好的强有力的政府，人民就可以组织起来！”

下午三点左右，我们到了益阳县城。益阳县城与其他规模相似的县城相比并没有任何特殊之处。不过，我突然发现了一样有趣的东西。“润之，你看！”我大声叫道，“你看到墙上贴的县长告示了吗？”

毛泽东说，“看到了，这有什么惊奇的？所有县城都有类似的告示贴在墙上。”

“你再看一看县长的签名。”我提示道，“这个人是谁？”

“这些字写得很清楚。”毛泽东回答道。

“你不知道张康峰是谁吗？”我问。

“不知道。”毛泽东道，“我应该知道吗？他是谁？”

“他是第一师范学校的化学教员。”我说。

“噢，知道了。他是教高年级的，所以我不认识他。”毛泽东说，“我们的化学教员是王先生。你肯定这个张康峰就是那位教员吗？天下同名的人很多呢。”

“我敢肯定就是。他是益阳县城人。我记得他是暑假前两个月离开学校的。刘先生接替了他的位置。现在我明白他是回益阳县做县长了。”

“你和他的交情很好吗？”毛泽东问道。

“是的。他非常喜欢我。每次考试他都给我一百分。我们作过几次有趣的交谈，每次谈到政治他就兴趣盎然。”

“如果是这样，”毛泽东提议道，“我们倒应该去看看他。”

“别忘了，”我说，“在这个社会里政府官员和乞丐是两种有天壤之别的人，他们分别代表社会中最高和最低的两种阶层，没有比政府官员更瞧不起乞丐的了。我们是以乞丐的身份从长沙来的，我们经过了许多有趣的事。不过我还没有拜访过一位县太爷。我想你说得对，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来猎取新的经验，你以为如何？”

“不管怎么说，他认识你。他不会把我们当作乞丐的。”毛泽东很自信地说道。

我指出：“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怎样通过门卫和衙门里的下人这一关。张康峰先生当然不会把我们当作乞丐，不过他的左右就不同了。走吧，我们去试一试，看看结果会是怎样。当然，我们要以乞丐身份去见张县长大人！”

我和毛泽东问了好几次路，最后才找到了那个威严的衙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